

岳麓书社

太平天国

南宫搏 著

龚鹏程

总序推荐

在清末扰攘纷乱的年代里，
一段崛起于广西桂平金田村的传奇。

太平天國

岳麓書社 南宮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南宫搏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2
ISBN 7-80665-258-2

I. 太… II. 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3738 号

责任编辑 丁双平

黄昊浩

封面设计 谷积善

太平天国

南宫搏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75

字数: 402 千字 印数: 1—5,000

ISBN7-80665-258-2

1-583 定价: 3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望城县湘江东路 251 号 邮编: 410200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885616 邮编: 410006

出版说明

《太平天国》系南宫博先生历史系列小说的一种。在此之前，岳麓书社曾引进过他的《武则天》、《潘金莲》、《西施》、《赵飞燕》、《杨贵妃》。因畅销的缘故，曾招致国内某出版社盗版，至今尚未有结局，在此我们姑且不论。

“太平天国”无疑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的农民运动。它爆发有其历史原因，那就是满清腐败无能，欺诈骗百姓，以致于不堪重负的农民揭竿而起，成就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运动。所以，我们始终认为这是一场进步的、代表当时时代潮流的革命。

南宫博先生的历史小说，自有其鲜明特点。他擅长于从细处着手、从男女情爱着手，而不是像通常的小说家们，惯于从激烈的冲突场面着手。他讲究的是丝丝入扣，渐入佳境；而不是一下子导入复杂场面，先揪住观众的心。因此，他的写法更要功力，稍有不慎就可能使小说流于平淡，没有可读性。所幸的是，南宫博先生是此中高手，看他的小说，要慢慢读，甚至是耐些心读，读到后面，会让你感到回味无穷、绵远。这也正是他的小说在台湾和大陆都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



当然，写历史小说，难免有作者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因此，他写“太平天国”，就不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给予太平天国正确评价。在他的小说里，可能过于看重男女情爱的描写，过于对太平天国神权的渲染，会影响到读者对太平天国总的看法。但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对这种虚构成分居多的历史小说的阅读，会是一种休闲娱乐的态度。读者自会用历史的眼光来接受或排斥书中的某些正确或不正确的历史史观。

作为出版者，我们希望读者能不吝赐教，对我们的疏漏和失误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一定会虚心接受并改正。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

总 序

·龚鹏程·

历史小说的身世，颇为曲折，要从古代谈起。

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史述，是一种史籍。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故《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巷议街谈。而《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续齐谐记》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

到了唐宋间，说书人讲说故事，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当时称为“家数”。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但大体有四大家数：讲史、小说、说经、说诨话。说诨话，是讲笑话、斗趣，可能近于相声、滑稽、插科打诨之类。说经，是讲佛经。讲史与小说，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仍以描述历史事迹、勾勒历史大势、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称为讲史。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悲欢离合者，则称为小说。

所以《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它可能写古代事，也可能讲当代。若写古代，则虽借用历史场景，



但它本身自成传奇，目的并不在述史。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复现历史现场、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梦梁录》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捏合”，就是说它具有高度虚构之性质。

经过这样分化之后，讲史与小说分途，各领风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东周列国志》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此类稗官野史，本出于巷议街谈；其流传，也深布于民间，中国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可是，讲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讲说弹唱下来。因此，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资治通鉴》一类史籍的影响，其实远不如廿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

可是，讲史的势力，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文人学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鄙薄讲史，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竟蔚为风气，像章学诚《文史通义》就说：著作之体，要就实，要就虚。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史实”，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于是，讲史的地位，不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说了。

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可是，它的恶梦并未停止。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论者持此以衡，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

现代小说观，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其人物、情节自必为虚构的。因此，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于史实，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还能是好作品吗？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添加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扭转了史

迹之因果关系，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会被称赞，反而会被指责，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讲史的命运，可谓蹇困极了。

这也就是民国以来，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

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形式上，讲史、历史演义，都被视为旧文体，不再被小说家采用。内容上，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不再关怀历史。因此，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毕竟，其关怀业已不同了。

现代文学两大阵营，一是现代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它们的关怀所在，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即或采用历史题材，如鲁迅之写《故事新编》，或后来的姚雪垠写《李自成》之类，目的也不在讲史，而在自抒怀抱，改造时代。

可是，人类对历史的情怀，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社会中，讲史仍以巷议街谈、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刘绍唐先生主持《传记文学》月刊，自号“野史馆馆长”。其所谓传记文学，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

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在笔记、考证、述传等方面，固然足以绍续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说，足以为古代《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作品之嗣响者，实不多见。

高阳、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若把“小说”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把古代“小说”与“讲史”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而前面说过，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小说蔚为大宗，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高阳、



南宫搏几位，自张一军，力撑半壁江山，读者群之广，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难能而可贵。

南宫搏，本名马彬，浙江余姚人。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比高阳还早。早在五十年代，在香港，即出版过《圆圆曲》、《风波亭》、《桃花扇》等书，其后陆续写出《武则天》《杨贵妃》等数十部。他与高阳一样，都长期在报业供职，也能写现代小说，但生面别开，为文坛所重者，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

在这方面，南宫搏衍讲史之绪，既用小说形式，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代名人轶事》等书。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如《吕纯阳》、《鲁智深》、《韩信》、《李后主》；写大时代，如《大汉春秋》、《玄武门》之外，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

先后曾写过的女人，包括嫦娥、妲己、西施、蔡文姬、江东二乔、刘兰芝、甄妃、祝英台、乐昌公主、虢国夫人、杨贵妃、武则天、鱼玄机、李香君、潘金莲等，甚至还有一本《妈祖》。

高阳生前，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他未正面回答我，只说南宫搏对《唐史》等是很熟的。我明白他如此说，是“不相非薄不相师”之意。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则是肯定他做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可是高阳与他，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目的及写法，互不相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鹭南宫搏。

事实上，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高阳物伤其类，不愿矜伐，不随口批评同道，实在是他的好德行。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其实正是必要的。

因为，高阳与南宫搏，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

高阳的历史小说，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例如写李娃、风尘三侠、杨乃武与小白菜、李师师周邦彦等。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以考得者推拟模构，类似重建历史现场，如写李商隐、董小宛、曹雪芹、龚自珍等都是。对“历史疑案”，深感兴趣，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另一方面，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以“通古今之变”。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故其小说，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所以说，他的小说，是充满历史意识、着眼于历史整体的。因此他的写法，也就较少单一主线、单一主角，常会以“跑野马”的方式，勾勒社会整体，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名物风俗、人际网络非常注意。

相较于高阳，南宫搏所关怀的，是个体化的历史。

从题材上看，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为什么专挑女人，写些风流韵事呢？是作者意存佻达、性好风流吗？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人际网络，基本上无甚关系。这些女人，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关联起来以后，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但就她本身来说，她的生命、喜怒、情爱、遭际，其实自成脉络、自成风景。南宫搏所要描绘的，就是这一段风景，因此，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

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如韩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



变，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他写太平天国，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娇。

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我仅见的一篇，是《从紫凤楼到韩信：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据他说，他的历史小说写法，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弗兰克（Bruno Frank）的影响，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像。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怀，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

序 声

十九世纪的中叶——

轮船在海洋往来，铁路纵横交布于欧洲陆地上。

产业革命之后，世界的面貌迅速地在改变——伦敦，英国的皇都，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了！

但欧洲的大陆也在动乱中：

在奥地利，梅特涅被赶走了！在匈牙利，俄国人的皮靴踏入了！普鲁士人向俄国的沙皇尼可拉一世低头；在巴黎，法国的无产者从事暴动，而拿破仑三世崛兴了！在土耳其，正准备着对抗俄国沙皇的战争——英国人瞩目着欧洲的动乱，而着力于发展它在东方的殖民地。

鸦片战争结束了，英国是胜利者！胜利者的商品源源输入中国大陆，换取白银。这是正常的贸易。

然而，还有鸦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用鸦片来染黑中国大陆。

中国人很顺利地吸食鸦片烟，鸦片战争的结果，使爱新觉罗成了鸦片皇朝；大英帝国的鸦片，把中国人改造成东亚病夫。



现在，是大清道光二十九年岁残时——

道光皇帝的身体不好，这一年，有半年在大小各病缠绕中，岁暮天寒，皇帝还躺在床上；因此，宫廷中过年的准备就不起劲了。可是，在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家中，却隆重地准备着过年。两广总督孝敬他的过年礼物中，包括有二十箱烟花、火炮；此外，有东印度公司出产的上品鸦片——

汉人军机潘世恩到大臣府上辞岁，不知因为什么，潘世恩提到了鸦片；他告诉大臣：

“英国输入的鸦片，今年多得吓坏人——”

“多少箱？”穆彰阿微微皱眉问。

“吓！五万箱出头了，去年统计是四万六千箱——道光二十年输入两万零六百一十九箱……”潘世恩如数家珍地道出数目字来——十年来，鸦片入口，增加了一倍以上。

于是，穆彰阿笑了：

“兄台的记性真好！哈哈！哈哈！”

在哈哈声中，主人送客了，但是，在客人走后，主人的面孔立刻变成森严了，他撩起袍子向内走，随口诅咒着：

“他妈的王八蛋，就过年了，还讲他妈的鸦片烟！”

于是，他转入一间暖热的厢房，两名书僮上来伺候，为他除卸名贵的紫羔皮长袍。

室内的暖热使书僮脸上泛着红晕；穆彰阿忽然轻松了，喷地一声，就伸手摸左边的那个书僮的屁股，于是，那书僮娇娇地叫着：“大臣——”

于是，大臣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意兴悠悠地看着他的书僮。——暖炕的矮脚几上有一只紫檀木的盘；盘中，有一支翡翠的

烟枪；以及一盏玲珑的小灯，灯座是黄金制作成的，灯旁，有一只白玉碟，放着糖果。

大臣伸了一个懒腰，视线移动到如豆的灯火上，满意地说：“先服侍我吸一筒——”

在西城口袋胡同的——

山东傻妞儿唱十八摸，几乎每天都能吸收一批人，其中，有王公大臣的子弟，悄悄带了妓女去听唱。

傻妞儿是唱做兼优的；据说，她唱：“摸到姊儿的三角田……”时，手指在裤外的动作非常微妙——于是乎，有哄堂的彩声。

在西安门内西杂库——

法国天主堂分派：白糖、白面粉、糯米粉给“吃教的”，“吃教的”很愉快，有人甚至还唱着：“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分站两旁边——”

在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的——

吕祖道坛香烟缭绕，十几位斯文人围着沙盘看吕纯阳降坛作诗——这是年底以前最后一次降坛；今天之后，乩笔就封起来，要等到正月十五日之后再度启封。因此，今天很热闹。

纯阳祖师在沙盘中写下一首五言诗：

“万方辞旧岁，瑞雪兆丰年；劝把黄庭读，逍遥似地仙。”

就是吕纯阳祖师称“瑞雪兆丰年”的时候，在边远的广西，大饥！

饥民千百成群，向富有者借粮贷米！

州县官出告示：对抢米的群众格杀勿论。



可是，抢米的人越来越多——广西如此，广东、贵州，也是如此；甚至，富饶的湖南省也有大群饥民。

这就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道光二十九年，是公元一八四九年。

——一个考了五次都无法得到秀才的村塾老师，由广东的花县步行到广西的桂平县去！

他，是广东花县客家人，洪秀全。

洪秀全是一个怪人，有些人考不中秀才，据说是祖上无德；又有一些人考不上，是本身有才无命，或者运气不好；至于洪秀全，人们说他考不上，是神经不大健全！

他相信一个外国轮船输入的上帝。可是，外国的上帝又不能使他完全满意——在南方的广州，他曾经随了美国的传教士罗孝全读新旧约；最后，他把自己的意思表示出来，要依照自己的方法造一个上帝——于是，罗孝全大吃一惊，不肯给他行洗礼，而洪秀全，也满不在乎，笑嘻嘻地告诉这个高鼻子的洋人：

“不妨事，我懂得你那一套，我会自己来的，将来，我的上帝会比你的更好！”

罗孝全生气了，想打他！于是，他走了，从广州回花县，又从花县到广西，一路上，他唱着：“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唱，不断地，虔诚地，日复一日……

于是，有人跟着他唱，起初是几个人，觉得有趣；渐渐地，跟他唱上帝的人多了起来！贫穷无告的人众，开始相信。

目 次

序 声..... (1)

第一卷 金田村..... (1)

第二卷 神权统治..... (85)

第三卷 长江千里..... (122)

第四卷 金陵王气..... (174)

第五卷 九千岁..... (213)

第六卷 内讧..... (252)

第七卷 长江落日..... (360)

第八卷 大渡河风云..... (420)

第九卷 忠王李秀成..... (464)

尾 声..... (540)

第一卷：金田村

那是日落时分。

墟场上，人群围成一个圆圈，在人的圈子之内，一个黑瘦的汉子赤了膊，打着锣，力竭声嘶地宣布：

“就来啦——正戏上场啦——娇娇女走绳索啦——”

一条五股的粗铁丝已经架了起来；在锣声中，另外一个赤膊的汉子双手捧了一顶瓜皮帽，不住地向周围的人作揖，要求布施几文钱。

于是，一个苗条的、艳丽和风骚的少女从布篷中出来，连翻了几个筋斗，直到圆圈的中央站住。

那个打铜锣的汉子用锣锤一指她，嘶哑地叫着：

“看——娇娇女！”

娇娇女不过十五六岁，身形尚未长足，可是，她已经有妇人的风韵了。现在，她游目四顾，向围观的人抛媚眼——这样，人的圆圈发出哄叫声，铜钱纷纷掷进来！

“娇娇女，上去啦！”捧帽子的汉人叫着。

于是，她缓缓地攀援着竹竿登上绳架——